

2021年07月30日 星期五
责编:邱峰
美编:郭金芳
校对:曹韵红

89岁抗美援朝老兵 连续8年参与助学



▲李湘文老人是晚报的忠实读者,尤其关注晚报的公益活动。记者/谭筱 摄

本报讯(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/谭筱)“马上就要开学了,我希望我的一点心意可以帮到有需要的孩子。”日前,一位老人拨打本报热线称,想参与金秋助学活动,为孩子们捐200元。考虑到老人年纪大、行动不便,记者与老人约好在他家接受爱心款。

老人名叫李湘文,今年89岁,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。谈及那段炮火纷飞的艰苦岁月时,老人难掩激动之情。当年,作为通信兵的他在用泥土和树干堆砌的土洞里守着电话,坚守在位于三八线附近的五圣山上,需要时刻防备敌机的轰炸。

“总想着要贡献自己的一点心意和力量,回报党和国家。每年基本会捐200元,最多一次捐了500元。”老人说,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捐款献爱心,从2014年至今,他每年都会参加本报金秋助学,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。

老人是本报的忠实读者,每天都会关注报纸内容,尤其是一些公益活动。“每当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那些贫困孩子上不起学的报道,看到他们渴望上学的眼神,我心里就很难受……”老人说,捐的钱虽不多,但这是他的一点心意。

80岁老人刘运秀 今年又托女儿送来千元善款



▲姜女士代妈妈领取了金秋助学荣誉证书。记者/郑炜青 摄

本报讯(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/郑炜青)昨天上午,晚报金秋助学办公室来了一位老朋友——姜女士。她妈妈是80岁的刘运秀老人,今年是老人第四次参加金秋助学捐款。这几年,都是姜女士代妈妈来晚报捐款。

“妈妈虽然身体比去年要好些,但这样的热天气,不能亲自来,还是委托我来捐款。”在捐款1000元的同时,姜女士还替妈妈转来了写给记者的信。在信中,刘运秀老人表示,不能亲自来捐款,很遗憾,她希望贫困孩子不为贫困所击倒,自强不息,用知识改变命运。

协办单位:市烟草专卖局(公司) 邵东商会 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 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

“助学10元捐”已筹款过万元 株洲日报社、邵东商会积极参与

本报讯(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/郑炜青)2021“助学10元捐”支持团队来了!昨天,记者获悉,株洲日报社机关党委和团支部、邵东商会党团支部将参与“助学10元捐”。

金秋助学,需要“益起捐”,“助学10元捐”就是这样一个平台,人人都可参与。截至7月27日,共有85人次参与“助学10元捐”,累计捐款超过1万元,达到10080元。其中,捐款1000元的1人,500元的10人,200元的3人,100元的23人,50元的17人,20元的2人,10元的29人。

除株洲日报社机关党委和团支部将参与“助学10元捐”活动外,昨

天下午,邵东商会执行会长陈小叶表示,将号召商会党支部、团支部的党员、团员参与“助学10元捐”活动,为困难大学生助一把力。

据悉,株洲晚报及株洲晚报炜哥民生工作室微信公众号页面已经开通了“十元捐”菜单栏。如果是以团队名义参与,捐赠者在填写姓名、电话(必填)和地址(可填可不填)时,在姓名一栏填写单位或团队名称即可。

以单位或个人名义捐助100元以上的,通过微信送达电子版捐赠证书;捐助500元或500元以上的单位和个人,邮寄纸质档2021“金秋助学”捐赠证书;捐款

金额超过5000元以上的单位,邀请参加晚报2021金秋助学见面会;捐款1万元以上的单位,发放荣誉牌匾。

捐赠咨询电话:邹女士13357335725(晚报志愿者);爱心捐赠热线:28829110。



▲扫码参与“助学10元捐”。

《卖一箱炎陵高山黄桃,捐10元助学》后续 第一批黄桃订单已全部发货

本报讯(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/郑炜青 通讯员/刘姝)昨日,石峰区慈善超市负责采购的志愿者从炎陵县下村乡鸳峰村归来。此前慈善超市网上商城收到的第一批订单已经全部发货。

7月21日,石峰区慈善超市参与金秋助学活动,网上平台每卖一箱黄桃,捐款10元助学。石峰区慈善会在第一时间向会员单位发出了支持活动的号召。

为了能让爱心人士在参与慈善助学的同时,收获到高品质的

炎陵高山黄桃,7月27日,慈善超市志愿者专门驱车前往炎陵县下村乡鸳峰村,到签约农户家进行实地品控。

“看到晚报上的助学报道,我就购买了,收到黄桃后分享给身边的人,他们都非常满意”“我们单位买了20件,发给员工当福利”……在超市网购平台后台,不少爱心人士留言。一些市民还发动亲友来参与这一公益活动。

石峰区慈善超市负责人介绍,在销售季结束后,将一次性将此

“惠农助学”卖黄桃所得的捐款,以超市名义捐赠给晚报前期报道的今年同时考上大学的双胞胎兄弟。如果您有意参与,请赶快行动吧。



▲扫码买黄桃,助力贫困学子。

贫困生档案

编号:009
姓名:彤彤
性别:女
毕业学校:攸县一中
高考分数:481(理科)
录取学校:泰山学院

一个月能赚1500元,而且还包吃住包住。家里太困难了,爸爸妈妈为了我实在付出了太多。这么多年家里一直没有分宅基地,不过即使分了宅基地也没钱盖房子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读书,大学毕业后努力工作,回家给爸爸妈妈盖一栋大房子。”对于未来,彤彤很乐观。

那年,我才20多岁,早早地退了学,在家务农。山村里像我一样的很多,农闲时无事做,就随村里的几个小伙子进城务工,以期增加一点儿收入,同时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,毕竟人们常说—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可是不亲身经历怎么可能知道呢?

干活的工地位于省城的城郊,虽是郊区却也车水马龙,灯红酒绿。隔着一条马路的对面就是一家理发店,店里的装饰很是奢华,每到傍晚,五彩的霓虹灯晃得我们几个人心里像是有只小兔子在蹦蹦乱跳似的。几个打扮入时的美女时不时投几个媚眼过来,诱惑无处不在。

工头是个外乡人,当初他带领我们几个出来,说好了包吃包住,每人每天150元,工资最后跟他算。他穿着讲究,人很温和,给人以安全感,所以我们就跟着他来了。可是他的做事风格却并不让我们有多放心,

不幸的是,彤彤的外婆又被检查出患有子宫癌,彤彤的奶奶也因青光眼丧失了劳动能力。至此,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了困境。

“我的病拖累了孩子,现在这份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,但多少能为这个家分担些压力。”女儿考上了大学要交学费,母亲拖着病体外出打工,在攸县县城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。

“我现在也在县城打暑假工,

在教室里学习。

“其实彤彤完全有能力考上一本,这次高考她并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而且因为家庭原因,她放弃了复读。但是人生并

身患重病的情况下,仍能够保持乐观,积极向上,打暑假工为家庭分忧,这实属不易。

在彤彤的身上,记者看到了

记者走访纪实

“家里病人太多了,积蓄都用来治病了,孩子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,我们做家长的心里特别难受。”彤彤的爷爷说。

彤彤的父亲原本在深圳当出租车司机,母亲在攸县当地打零工,夫妻二人的收入能够基本满足孩子的各项支出。但后来,彤彤的母亲被查出患有乳腺癌,先后进行了两次手术,虽花光了家里的积蓄,但成功挽回了生命。

老师说

彤彤的班主任肖老师介绍,彤彤在校期间一直非常节俭,除了必要开支之外,基本没有其他消费。而且彤彤非常勤奋,其他同学放假休息的时候,她基本都

记者手记

虽然这一家人深受病魔的困扰,但他们不但没有被打倒,而且还在努力地改变现状。尤其是彤彤,她在父亲常年外出务工、母亲

2021年07月30日 星期五
责编:肖星平
美编:胡兴鑫
刘昭彤
校对:曹永亮

破洞

石朋庆

女儿马上面临高考,却惹来了一件令我和妻都不高兴的事。

上周五中午,她放学回家就嚷嚷着要穿一种膝盖上有一个大洞的牛仔褲。她说,同亮丽丽穿着很时尚,所以,她也给买一条。

妻子说,家里牛仔褲好几条呢,为什么要买那种破的穿?要不,我把那件旧得发白的裤子剪个洞穿吧,效果一样。静静一想,也行,反正都是破洞。妻子找到那条裤子,真的在膝盖处剪了个洞。说实话,静静也算是个乖女孩,她还真的试着穿了起来。

可是到了晚上回家,她又掀起小嘴在发火:“妈,你这是让我出洋相啊,害得我在丽丽面前丢尽老脸。你剪的这个破洞,剪得太没水平了。没有毛边,人家的裤子的洞是有毛边的。你得跟我买件新的。”

我在一旁,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地说,中午,我就不准你妈剪裤子的。一条好端端的裤子为什么要剪个破洞啊?你再穿这样的裤子,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

女儿委屈地哭起来,妻子见我放狠话,忙过来制止。我们就一个女儿,不就是买一条裤子吗?只要不影响女儿高考,还是买给她吧。

我说,在原则问题上,不能让步,女儿都是你宠坏的。这样,我在她们面前成了孤家寡人。妻子还指责我,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古董。

这个星期五下午,女儿放学后突然走到我面前悄声地说,爸,我错了,我不该穿破牛仔褲的。我看到女儿主动认错,心里十分高兴,忙问是怎么回事。

她指着膝盖上的那个破洞说,我在挤公交车时,不慎跌了一跤,你瞧,我的膝盖被摔成青紫色了,那个疼啊,难受死了。

作者简介

潘国武,系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、广西小小说学会会员、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《防城港日报》《河池日报》《广西民族报》《昆山日报》《红豆》《老年博览》《百花园》等,有作品被收入《2018中国年度作品微型小说》等。

微小说
欢迎投稿

微信:18216409791
邮箱:zzwb_wx@sina.com



两个人的晚餐

潘国武

晌午时间,店里没有客人。几个服务员或背靠椅子,或趴在桌边打盹。

他轻轻地推门进来。前台服务员抬起头来:“先生……”

“星期五,帮我订一间包厢。”“您有几位用餐?”

“两个。”

服务员迟疑了一下,转头去敲键盘。

他等得有些不耐烦:“怎么啦,怕我消费不起?”

“不,我给老板回信息,”服务员说,“建议你们在大厅用餐,宽敞舒适。”

“包厢是固定计费的吧?我保证一分不少。”

“我们这里是按实际消费来收费,”服务员犹豫了一下,说,“二楼201号包厢刚跟老板订订。这间包厢靠近楼梯,进出方便,上菜也快;

服务员进出要从门口过,可以随叫随到……”

他发现,服务员中有几个年轻小伙子,就决定订下201号包厢。

周三的下午,他又来了:“一楼的包厢,跟201号包厢有什么不同?”

“只有楼层不同而已。”

“麻烦帮我跟一楼包厢调换一下。”

“订包厢的客户未必同意呢。”

“你都没有沟通,怎么知道客户不同意?”

“客户是直接跟老板订包厢的呀。”

“可你也没有跟老板反映的呀。”

服务员接连打了几通电话,说:“一楼102号包厢如预订,我就留给您。”

“就这么定吧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制图/胡兴鑫

暖

刘洪文

眼看出来快半年了,他每次从不发给我们50元以上的零用钱,还美其名曰是为我们好。

我们几个经常私下议论:这个龟孙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呢?会不会最后卷走我们的血汗钱啊?现在这样的事情可不少,咱得多留个心眼,别让他给耍了!

于是在那个下雨的上午,我们便一起去了工头的办公室。遗憾的是他不在屋,我们有些慌了,难道……

我们急忙冲出屋,却不期和外面的人撞个满怀。是的,那个急匆匆回来的人正是工头,他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皮箱。看来我们没猜错,我们的情绪无法控制,有人已经抓住了他的衣领,举起了拳头……他不慌不忙,示意我们放开手,然后平静地说:“我去给你们几个发工钱,可是你们不在,原来都在这啊!”

我们几个的脸“腾”地一下子红了,他似乎并没有在意,只是边发钱边自言自语般地说:“我把你们几个毛头小子带出来,就要对你们负责,钱发早了,怕你们都送到对面的理发店去了。20多岁也是成人了,要把握好自己。现在工程竣工了,下午都回家吧……”

返乡的客车上,我和几个工友时不时说笑着,阳光透过车窗射进来,很暖,很暖……